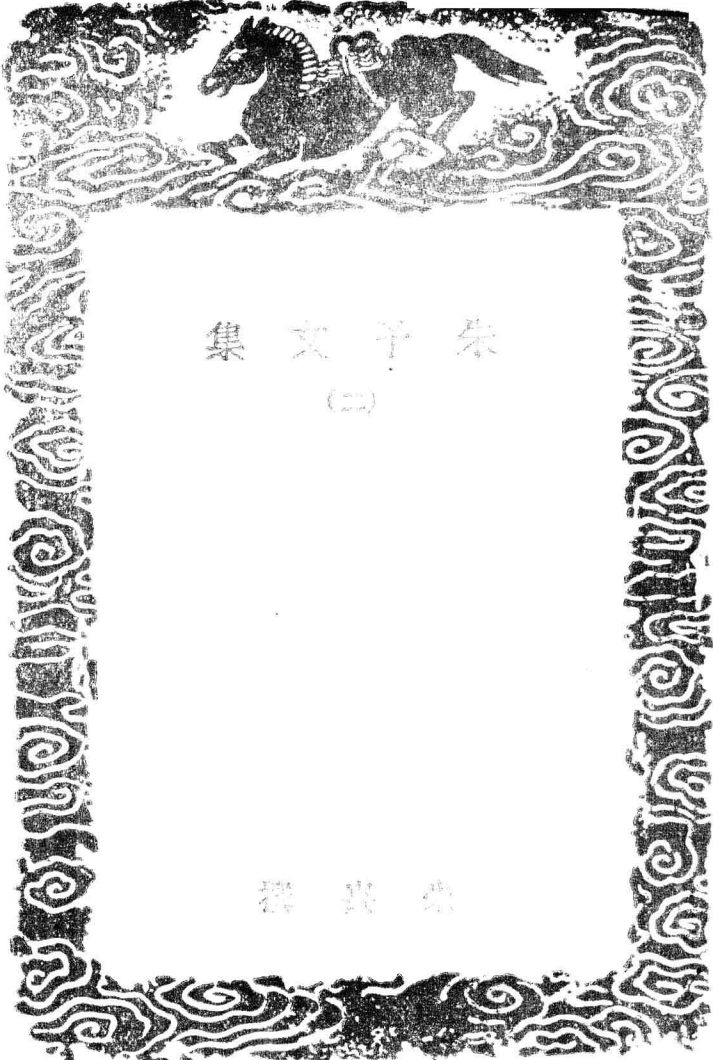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子文集
二





集文予朱

(二)

朱 巽 撰

朱子文集卷之二

答連嵩卿

所謂天地之性。卽我之性。豈有死而遽亡之理。此說亦未爲非。但不知爲此說者。以天地爲主耶。以我爲主耶。若以天地爲主。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閒一箇公共道理。更無人物彼此之閒。死生古今之別。雖曰死而不亡。然非有我之得私矣。若以我爲主。則只是於自己身上。認得一箇精神魂魄。有知有覺之物。卽便目爲己性。把持作弄。到死不肯放舍。謂之死而不亡。是乃私意之尤者。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。性命之理。哉。釋氏之學。本是如此。今其徒之黠者。往往自知其陋。而稍諱之。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。雖若濛濛不可致詰。然其歸宿。實不外此。若果如此。則是一箇天地性中。別有若干人物之性。每性各有界限。不相交雜。改名換姓。自生自死。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。而爲天地陰陽者。亦無所施其造化矣。是豈有此理乎。煩以此問子晦。渠必有說。卻以見諭。

答程允夫

熹承寄示前書。所諭皆未中理。不得不相曉。來書謂熹之言。乃論蘇氏之麤者。不知如何而論。乃得蘇氏之精者。此在吾弟必更有說。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。正則表裏皆正。譎則表裏皆譎。豈可以析精麤爲二致。此正不知道之過也。又謂洗垢索瘢。則孟子以下。皆有可論。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。又并孟子而不知

也。夫蘇氏之失著矣。知道愈明。見之愈切。雖欲爲之覆藏。而不可得。何待洗垢而索之耶。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。無垢可洗。無瘢可索。今欲掩蘇氏之疵。而援以爲比。豈不適所以彰之耶。黃門比之乃兄。似稍簡靜。然謂簡靜爲有道。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。何以異。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。則知簡靜之與有道。蓋有閒矣。況蘇公雖名簡靜。而實陰險。元祐末年。規取相位。方引小人楊畏。使傾范忠宣公。而以己代之。旣不效矣。則誦其彈文於坐。以動范公。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。此非熹之言。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。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。何其考之不詳。而言之易也。二程之學。始焉未得其要。是以出入於佛老。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。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。如蘇氏之學。則方其年少氣豪。固嘗妄觝禪學。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。及其中歲流落不偶。鬱鬱失志。然後匍匐而歸焉。始終迷惑。進退無據。以比程氏。正揚子先病後瘳。先瘳後病之說。吾弟比而同之。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。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。皆陽抑而陰用之。夫竊人之財。猶謂之盜。況程氏之學。以誠爲宗。今乃陰竊異端之說。而公排之。以蓋其迹。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。必若是言。則所謂誠者安在。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。果何謂也。挾天子以令諸侯。乃權臣跋扈。借資以取重於天下。豈真尊主者哉。若儒者論道。而以是爲心。則亦非真尊六經者。此其心術之閒。反覆畔援。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。方且自爲邪說。誠行之不暇。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。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。故其吐辭立論。出於此者。十而八九。吾弟讀之。愛其文辭之工。而不察其義理之悖。日往月來。遂與之化。如入鮑魚之肆。久則不聞其臭矣。而此道之傳。無聲色臭味之可娛。非若侈麗闕

衍之辭。縱橫捭闔之辨。有以眩世俗之耳目。而盡其心。自非真能洗心滌慮。以入其中。真積日久。卓然自見。道體之不二。不容復有毫髮邪妄。雜於其閒。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。向慕者。而信此一夫之口哉。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。曰。學者於道。知所向。然後見斯人之爲功。知所至。然後見斯名之稱情。蓋爲此也。然世衰道微。邪僞交熾。士溺於見聞之陋。各自是其所是。若非痛加剖析。使邪正真僞。判然有歸。則學者將何所適從。以知所向。況欲望其至之乎。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。而忘其僭越之罪也。程氏書布在天下。所至有之。此閒所有。不過是耳。謾寄大全集一本。龜山語錄一本去。大全中有他人之文。目錄中已題出矣。恐已自有之。如未有。且留看。夏中寄來未晚也。程氏高弟尹公。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。欲知其道者。求之於此足矣。不必傍觀他書。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。未必盡得先生意也。又言先生踐履。盡一部易。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。此言尤有味。試更思之。若信得及。試用年歲之功。屏去雜學。致精於此。自當有得。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。無以異於雜薰。猶冰炭於一器之中。欲其芳潔而不汙。蓋亦難矣。蘇氏文辭偉麗。近世無匹。若欲作文。自不妨模範。但其詞意矜豪譎詭。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。是以平日每讀之。雖未嘗不喜。然既喜。未嘗不厭。往往不能終帙而罷。非故欲絕之也。理勢自然。蓋不可曉。然則彼醉於其說者。欲入吾道之門。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。亦無怪其一燕一越。而終不合矣。蘇程固嘗同朝。程子之去。蘇公嗾孔文仲。齟而去之也。使其道果同。如吾弟之所論。則雖異世。亦且神交。豈至若是之戾邪。文仲爲蘇所嗾。初不自知。晚乃大覺。憤悶嘔血。以至於死。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。尙可考也。吾弟未之

見耳。因筆及此。似傷直矣。然不直則道不見。吾弟察之幸甚。

答石子重斂

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。以吾之心。未若聖人之心故也。心未能若聖人之心。是以燭理未明。無所準則。隨其所好。高者過卑者不及。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。若吾之心。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。則尙何學之爲哉。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。以求聖人之意。因聖人之意。以達天地之理。求之自淺以及深。至之自近以及遠。循循有序。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。夫如是。是以浸漸經歷。審熟詳明。而無躐等空言之弊。馴致其極。然後吾心得正。天地聖人之心。不外是焉。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。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。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。

答李伯諫甲申

詳觀所論。大抵以釋氏爲主。而於吾儒之說。近於釋者取之。異於釋者。在孔孟則多方遷就。以曲求其合。在伊洛則無所忌憚。而直斥其非。夫直斥其非者。固未識其旨而然。所取所合。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。故語意之間。不免走作。不得於言。而求諸心。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。止是資舉業。此來書之語。固無緣得其指歸。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。至於後來學佛。乃是怕生死。此亦來書中之語。而力究之。故陷溺深。從始至末。皆是利心。所謂差之毫釐者。其在茲乎。然敢詆伊洛。而不敢非孔孟者。直以舉世尊之。而吾又身爲儒者。故不敢耳。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。是猶不敢顯然背畔。而毀冠裂冕。拔本塞源之心。已

竊發矣。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胷中哉。

來書云。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。而已窺其藩籬矣。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。若日星之明。程氏之說。見於其書者亦詳矣。然若只將印行冊子。從頭揭過。略曉文義。便爲得之。則當時門人弟子。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。豈不能如此領會。如孔門弟子之從其師。厄窮饑餓。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。已仕者忘爵祿。未仕者忘饑寒。此游察院語。此亦必有謂矣。試將聖學做禪樣看。日有孜孜。竭才而進。竊恐更有事在。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。

來書云。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。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。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。熹謂所謂己者。對物之稱。乃是私認爲己。而就此起計較。生愛欲。故當克之。克之而自復於禮。則仁矣。心乃本有之物。虛明純一。貫徹感通。所以盡性體道。皆由於此。今以爲妄而欲去之。又自知其不可。而曰有真心存焉。此亦來書之語。則又是有心矣。如此則無心之說。何必全是。而不言無心之說。何必全非乎。若以無心爲是。則克己乃是有心。無心何以克己。若以克己爲是。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。又何必克己於此。而無心於彼。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。

來書云。輪回因果之說。造妖捏怪。以誑愚惑衆。故達磨亦排斥之。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。乃佛說也。今以佛爲聖人。而斥其言。至於如此。則老兄非特叛孔子。又謗佛矣。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。而爲是遁辭。以自解免哉。抑亦不得已於儒者。而姑爲此計。以緩其攻也。嗚呼。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。而聖人之

徒倒戈以伐其師也。孰謂本末殊歸。首尾衡決如是。而尙可以爲道乎。

來書云。形有死生。真性常在。熹謂性無僞冒。不必言真。未嘗不在。何必言在。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。所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者也。曷嘗不在。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。釋氏所云真性。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。同乎此。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。其學固有所爲。非欲其死而常在也。苟異乎此。而欲空妄心見真性。惟恐其死而失之。非自私自利而何。是猶所謂廉賈五之。不可不謂之貨殖也。伊川之論。未易遽非。亦未易遽曉。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。乃知其不我欺耳。

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。內外不備者爲不然。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。此論甚當。據此正是熹所疑處。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。則便能義以方外。便須有父子。有君臣。三綱五常。闕一不可。今日能直內矣。而其所以方外者。果安在乎。又豈數者之外。別有所謂義乎。以此而觀伊川之語。可謂失之恕矣。然其意不然。特老兄未之察耳。所謂有直內者。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。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。故其發有差池。卻全不管著。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。固是有根株。則必有枝葉。然五穀之根株。則生五穀之枝葉。華實而可食。稗稗之根株。則生稗稗之枝葉。華實而不可食。此則不同矣。參朮以根株而愈疾。鈎吻以根株而殺人。其所以殺人者。豈在根株之外。而致其毒哉。

來書云。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。則亦未能排真佛也。熹謂退之稱大顛。頗聰明。識道理。實能外形骸。以理自勝。不爲事物侵亂而已。其與原道所稱。以之爲己。則順而祥。以之爲人。則愛而公。以之爲天下國家。則

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。

來書云。儒佛見處。既無二理。其設教何異也。蓋儒教本人事。釋教本死生。本人事故。緩於見性。本死生故。急於見性。熹謂既謂之本。則此上無復有物矣。今既二本。不知所同者何事。而所謂儒本人事。緩見性者。亦殊無理。三聖作易。首曰乾元亨利貞。子思作中庸。首曰天命之謂性。孔子言性與天道。而孟子道性善。此爲本於人事乎。本於天道乎。緩於性乎。急於性乎。然著急字亦不得。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。故爲異說所迷。反謂聖學。知人事而不知死生。豈不誤哉。聖賢教人。盡心以知性。躬行以盡性。終始本末。自有次第。一皆本諸天理。緩也。緩不得。急也。急不得。直是盡性至命。方是極則。非如見性之說。一見之而遂已也。上蔡云。釋氏之論性。猶儒者之論心。釋氏之論心。猶儒者之論意。此語剖析極精。試思之如何。

來書云。子貢之明達。性與天道。猶不與聞。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。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。悟者須徹底悟去。故祖師以來。由此得道者多。熹謂徹底悟去之人。不知本末內外。是一是二。二則道有二致。一則死生人事。一以貫之。無所不了。不知傳燈錄中。許多祖師。幾人做得堯舜禹稷。幾人做得文武周公。須有徵驗處。

來書云。特聖人以中道自任。不欲學者躡等。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。己中庸處人之說。龜山嘗力詆之矣。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躡等者。乃是天理本然。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。譬諸草木。區以別矣。且如一莖小樹。不道他無草木之性。然其長須有漸。是亦性也。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。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。

便要他立地于雲蔽日。豈有是理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。亦是來書中語。設使有此幻術。亦不可謂之循理。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。

來書云。曹參楊億不學儒。不害爲偉人。熹前言已奉答矣。而細思之。則老兄固云。夫子之道。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。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。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。且仁義禮樂。果何物乎。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。正自不倫。曹參在漢初功臣中。人品儘麤疏。後來卻能如此。避正堂舍蓋公。治齊相漢。與民休息。亦非常人做得。其所見似亦儘高。所可惜者。未聞聖人之道。而止於是耳。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。已非知道者所爲。然資稟清介。立朝獻替。略有可觀。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。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。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。則於死生之際。宜亦有過人者。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。以他事召億。至中書。億乃恐懼。至於便液俱下面。無人色。當此時也。八角磨盤。果安在哉。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。蘇公非詆佛者。其言當不誣矣。然則此二人者。雖皆未得爲知道。然億非參之倫也。子比而同之過矣。蓋老氏之學。淺於佛。而其失亦淺。正如申韓之學。淺於楊墨。而其害亦淺。因論二人。謾及之。亦不可不知也。

答李伯諫

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。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。此意甚善。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閒。凡日用閒涵泳本原。酬酢事變。以至講說辨論。考究尋繹。一動一靜。無非存心養性。變化氣質之實事。學者之病。在於爲人而不爲己。故見得其閒。一種稍向外者。皆爲外事。若實有爲己之心。但於此顯然處。嚴立規程。力

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。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。蓋其所謂深者。乃功夫積累之深。而所謂道者。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。及其真積力久。內外如一。則心性之妙無不存。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。所謂自得之。而居安資深也。豈離外而內。惡淺而深。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。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。至於易之爲書。因陰陽之變。以形事物之理。大小精麤。無所不備。尤不可以是內非外。厭動求靜之心讀之。鄙意如此。故於來諭多所未安。竊恐向來學佛病根。有未除者。故敢以告。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。惟高明擇之。

答蔡季通

人之有生。性與氣合而已。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。則性主於理而無形。氣主於形而有質。以其主理而無形。故公而無不善。以其主形而有質。故私而或不善。以其公而善也。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。以其私而或不善也。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。此舜之戒禹。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。蓋自其根本而已然。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。而後流於人欲也。然但謂之人心。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。但謂之危。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。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。則其流爲邪惡。以致凶咎。亦不難矣。此其所以爲危。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。有安而無傾。有準的而可憑據也。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。使公而無不善者。常爲一身萬事之主。而私而或不善者。不得與焉。則凡所云爲。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。而自然無不中矣。凡物剖判之初。且當論其善不善。二者既分之後。方可論其中不中。惟精惟一。所以審其善不善也。尤執厥中。則無過不及。而

自得中矣。非精一以求中也。此舜戒禹之本意。而序文述之。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。盡爲不善。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。如來諭之所疑也。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。既屬乎形氣之偶然。則亦但能不隔乎理。而助其發揮耳。不可便認以爲道心。而欲據之。以爲精一之地也。如孟子雖言夜氣。而其所欲存者。乃在乎仁義之心。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。雖言養氣。而其所用力。乃在乎集義。非直就此氣中。擇其無過不及者。而養之也。來諭主張氣字太過。故於此有不察。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。亦覺有差。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。故有所不暇辨耳。

答江德功

有禮則安說。立意甚善。但詳本文之意。只說施報往來之禮。人能有此。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。未遽及夫心安也。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。但爲禮當如此。不得不由。豈爲欲安吾心。而後由之也哉。若必爲欲安吾心。然後由禮。以接於人。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。而非循理之公心矣。大抵近世學者。溺於佛學。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。而不滿於其意。顧天理民彝。有不容殄滅者。則又不能盡叛吾說。以歸於彼。兩者交戰於胸中。而不知所定。於是因其近似之言。以附會而說合之。凡吾教之以物言者。則挽而附之於己。以身言者。則引而納之於心。苟以幸其不異於彼。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。至於聖賢之本意。則雖知其不然。而有所不顧也。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。已高於聖賢。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。又況推而高之。鑿而深之。使其精神氣象。有加於前。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。何不可者。而不自知所謂高且深者。是乃所以

卑且陋也。此近世雜學之士。心術隱微之大病。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。不審賢者以爲如何。

答游誠之

心體固本靜。然亦不能不動。其用固本善。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。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。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。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。但其誘於物而然耳。故先聖只說操則存。存則靜。而其動也。無不善矣。舍則亡。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。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。出者亡也。入者存也。本無一定之時。亦無一定之處。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。只此一句。說得心之體用。始終真妄邪正。無所不備。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。不出即入。別無閒處。可安頓之意。若如所論。出入有時者。爲心之正。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。乃心之病矣。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。直指而總結之也。

答歐陽慶似光祖

辱惠問。乃慨然有志於學。甚善甚善。抑嘗病今之學者。不知古人爲己之意。不以讀書治己爲先。而急於聞道。是以文勝其質。言浮於行。而終不知所底止。方竊以是反而求之。而未之有得也。愧辱下問之勤。無以稱塞。敢私布之。不識明者謂之然否。

答嚴居厚士敦

示諭進學加功處甚善。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。只是未遇事時。存養未熟。所以如此。然又別無他歧。不可欲速。但常存此心。勿令閒斷。講明義理以栽培之。則久當純熟明快矣。科舉之習。前賢所不免。但循理

安命不追時好。則心地恬愉。自無怵迫之累。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。似未免太徇時好。然務爲奇險。反使詞義俱不通暢。久欲奉告而未及也。因此布陳。僭易僭易。

別紙論及養氣之說。足見講學不倦之意。但此章文義。正自難明。且當虛心平氣。反復諷誦。久當有味。今以迫切之心求之。正猶治絲而棼之。雖欲彊爲之說。終非吾心所安。穿鑿支離。愈叛於道矣。今且據來論而略言之。宿字訓直。禮書如此處多。先儒之言。似不可易。壹字非訓一。便只是一字。乃專一之意耳。記得程先生有說。志專在淫僻。豈不動氣。氣專在喜怒。豈不動志。試以是思之。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。無毫釐之差。故日用之間。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。敲淫邪遁四字。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。如楊墨釋老之言。無不具此四者。然今亦未易遽論也。請且如前說。反復玩味。要之以久。自當釋然有解悟處。不必廣求徒勞日力。只二先生有說處。鈔出同看可也。

答丘子野

示論觀玩之別。想已有成說。茲因下問之及。嘗竊思之。敢布左右。蓋易有象八卦。六爻。然後有辭。卦爻之辭。筮有變。老陽。老陰。然後有占。變爻之辭。象之變也。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。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。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。其示人也。茲以詳矣。故君子居而學易。則既觀象矣。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。動而取筮。則既觀變矣。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。善而吉者則行。否而凶者則止。是以動靜之間。舉無違理。而自天祐之吉。無不利也。蓋觀者一見而決。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。筮短龜長之說。惟見

於左氏元凱之注。理固有之。但先王制卜筮之法。至嚴至敬。虛其心以聽於鬼神。專一則應。疑貳則差。故禮曰。卜筮不相襲。蓋爲此也。晉獻之欲立驪姬。以理觀之。不待卜而不吉可知。及其卜之不吉也。則亦深切著明已矣。乃不勝其私意。而復筮之。是以私心爲主。而取必於神明也。豈有感通之理哉。此所以筮之雖吉。而卒不免於凶也。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。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。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。理則一而已矣。其形者則謂之器。其不形者則謂之道。然而道非器不形。器非道不立。蓋陰陽亦器。而所以陰陽者道也。是以一陰一陽。往來不息。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。不審高明以爲然否。

答李深卿詠

昨擇之持示別紙。教告甚悉。時亦不暇奉報。然因其行。嘗口附區區。不知高明以爲然否。夫儒釋正邪之異。未易以口舌爭。但見得分明。則觸事可辦。今未暇遠引。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。則吾之所謂一者。彼以謂二。吾之所謂實者。彼以爲虛。其邪正得失。於此已判然矣。然世之學者。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。而於彼說。願嘗着力研竟。是以於彼說。日見其高妙。而視吾學爲不足爲。陷溺益深。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。是雖以孟子之辨。守而告之。恐未易拔。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。然有一於此。疑若可採。蓋天理人心。自有至當。我順彼逆。體勢不侔。是以爲吾學者。深拒力排。未嘗求合於彼。而爲彼學者。支辭蔓說。惟恐其見絕於我。是於其心。疑亦有所不安矣。誠如是也。則莫若試於吾學。求其所以用力者。如往時之

一意於彼而從事焉。假以歲時不使閒斷。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。而悟前日之非矣。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。此則至論。敢不承教。然觀聖賢議論。雖未嘗不推尊前輩。而其是是非非之際。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。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。抑揚其辭。不一而足。亦可見矣。若呂氏之學。在近世則亦近正矣。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間。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塗。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。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。諸若此類。不可殫舉。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也。以前輩之故。一例推尊。禁不得復議其失。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。且當直許子文。文子。以仁。然後爲可也。擇之講論精密。務求至當。似未爲過。但其閒卻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。此則不可。去年因書蓋嘗箴之。正如老兄之意。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。凡此二條。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。是以因來諭之及。而極論之。願試以愚言思之。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。蓋理無二致。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。別爲兩事。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。有彼此之殊也。鄙見如此。或有未當。因來卻望見教。勿憚反復。不有益於彼。則必有益於此矣。千萬至懇至懇。

答胡寬夫

示諭疑義數條。足見別後進學之篤。甚慰甚慰。大概如此看。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。應用切身處體察。漸次接續。勿令閒斷。久之自然意味浹洽。倫類貫通。切不可容易躁急。厭常喜新。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。暗中想像。杜撰穿鑿。枉用心神。空費日力。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。自家未有所見。判斷他不

得。況廢卻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。卻與人爭一場閒口舌。有損無益。尤當深戒也。主一之功。學者用力切要處。承於此留意甚善。但其他推說似太汗漫。多病痛。以烹觀之。似不必如此。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。便見漸次。大抵自家所看文字。及提督學生工夫。皆須立下一定格目。格目之內。常切存心。格目之外。不要妄想。如看論語。今日看到此段。即專心致意。只看此段。後段雖好。且未要看。直待此段分曉。說得反復不差。仍且盡日玩味。明日卻看後段。日用凡事。皆如此。以類推之。可見。不然雖是好事。亦名妄想。此主一之漸也。若不如此。方寸之間。頃刻之際。千頭萬緒。卒然便要主一。如何按伏得下。試更思之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。體味踐履。久之純熟。自見淺深。今亦不須彊分別也。大抵學者之患。在於好談高妙。而自己腳根卻不點地。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。事在易而求諸難也。大學解。想亦看未到。四哥又自有日課。不欲妨他。教人者。須常存此心。郭子和中庸。頃曾見之。切不可看。看著轉迷悶也。其他所欲文字合用者。前已附去。其他非所急者。更不上內。想自曉此意。千萬息卻此心。且就日課中。逐些理會。愨實踐履。方有意味。千萬千萬。後生輩誦書。亦如吾人講學。只是量力。不要貪多。仍須反覆熟讀。時時溫習。是要法耳。

答陽子直方

承論太極之說。足見用力之勤。深所歎仰。然鄙意多所未安。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。而其曲折。則託季通言之。蓋天地之間。只有動靜兩端。循環不已。更無餘事。此之謂易。而其動其靜。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。